



回到语言之下的真意 回到《雷雨》的原点

近日,李六乙导演的话剧《雷雨》在国家大剧院首演。《雷雨》可谓家喻户晓的中国现实主义话剧经典之作,演出版本繁多,这也使得该剧的重新排演颇具挑战性。李六乙带领演员打破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回归曹禺精神性表达的同时,在舞台阐释上力求推陈出新。

自《雷雨》诞生以来,曹禺几次对剧本的修订都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近年来,多数作品都依照上世纪50年代的底本演出,但“回到原点”逐渐成了诠释经典的大势所趋:从2021年濮存昕、唐烨导演的北京人艺新排版《雷雨》,到今年这部李六乙导演的《雷雨》,创作者们都在尝试还原最初的剧本。李六乙表示希望“回归曹禺心中的《雷雨》”,因此这版演出参照1936年最早出版的单行本,除了取舍不做其他修改。

《雷雨》的序幕与尾声均发生在“十年后”,地点是已变为教会医院的周公馆。考虑到时长,此前《雷雨》的演出普遍选择删去看似与主体故事割裂的这两场戏,将其呈现出来的版本也多是片段式的浅尝辄止。但对曹禺来说,序幕与尾声至关重要——带来“欣赏的距离”,即拉开观众与悲剧冲突的时间距离、心理距离,达到间离效果的同时,绵延出诗化的悲情余韵。他曾在自序中提到这两场戏的用意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可是曹禺也深知排演全本的困难,他曾为演出这两场戏而尝试删减第四幕的内容,但无从下笔,坦言这“需要一位好导演用番工夫来解决”。90年后的今天,李六乙几乎完整地将序幕与尾声搬上了舞台。

面对体量格外庞大的《雷雨》原作,若想使演出不过于冗长,需得找到将剧本解构的“钥匙”。李六乙选择彻底删去了鲁贵这一穿针引线的角色,这无疑是一条大胆而艰难的道路。原剧本中,第一幕开头“鲁贵说鬼”的情节负责交代基本的人物关系,删减后便需要凭借演员的表演和对部分台词情节的重新架构使故事弥合。作为剧中唯一没有陷入“纷争”的角色,鲁贵的消失使得戏剧冲突更为集中。尤其是第三幕(四风家)中,没有了鲁贵的“掺和”,四风与两位少爷的情感纠葛得以用更直观的方式表现——四风夹在周萍与周冲之间,在不被允许的爱情和遥不可及的理想中困顿挣扎。从全剧来看,此处删减并未影响人物和情节的呈现,反而使“哀静”的意蕴更为突出。只是这样的改编提高了《雷雨》的观演门槛,使得对原剧叙事方式不熟悉的观众较难理解其中滋味。

1993年,王晓鹰导演曾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了一出没有鲁大海的《雷雨》。当时曹禺先生评价:“这能让《雷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它已经很旧很旧了。”正因为《雷雨》的经典性,所以改编难度高,但解读空间也相应的丰富。每一代人会交出自己的思考与诠释,探寻《雷雨》的现代性和哲理深度。

此外,有些台词的处理也明显有别于其他版本。周朴园与侍萍相认时流露出的一丝哀痛,让观众对他的情感世界产生了新的理解。四风发毒誓“就让天上的雷劈了我”一句,不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而是轻声的、一字一顿的吐露,放大了少女面对不被认可的爱情时的委屈无助。

这些具有新意与诗意的表达,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演出意境更加悠远,不失为解读《雷雨》的另一种方式。

来源:北京青年报



“队长”迭代 漫威老矣 尚能饭否

老导演斯科塞斯批评“漫威电影不是电影,更像主题乐园和游乐园”时,他一定想不到,仅过了不到五年,漫威电影会以“老派趣味”来榜单一部新的《美国队长》续集。上周五全球公映的《美国队长4》,副题是“勇敢新世界”,尽管“美国队长”迭代更新,但银幕上没有新的超级英雄,没有新漫威,也没有新世界。

电影的焦点是82岁的哈里森·福特扮演衰老的美国总统,老骥伏枥的硬汉把美国漫画的超级IP带回到1990年代政治惊悚片的氛围里。足够“老派”,但倚老卖老是超级英雄类型片“自绝于观众”——影片映后的观众评分跌破漫威系列电影的底限。全世界电影市场的冷暖不相通,事实上,经历去年感恩节档期《海洋奇缘2》和《魔法坏女巫》带来的短暂“回暖”,今年开年,美国的电影专业媒体频繁感叹“市场是萧条的”。

从上周四到本周一,《美国队长4》上映首周末,北美地区的票房收入1亿美元,全球票房9000万美元,这已经是好莱坞电影今年以来的最好收益。对于一部制作预算达到3亿美元的超级大片而言,这个开局并不差。然而美国主流媒体的行业报道不看好它的后续,因为购票网站的用户评分低到B-,这是商业大片的触底分数;电影评分网站“烂番茄”上,给出正向评价的用户不超过50%,这也是低到罕见的数字,在此之前,漫威系列里仅有《永恒族》和《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的得分低于50%。

《美国队长4》的得分和上述两部电影接近,尽管首周末票房近2亿美元,业内仍然认为它很可能重蹈《永恒族》和《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的覆辙,漫威漫画和电影的狂热粉丝在第一时间观影后一哄而散,糟糕的口碑让影片无法吸引更多圈层的观众。2019年上映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里,斯蒂夫·罗杰斯决定放弃“美国队长”这个身份,他留在时间分岔的另一个“平行宇宙”,和心爱的姑娘共度一生,他把象征着“美国队长”身份的盾牌留给了他的副手猎鹰,一个可靠又坚毅的黑人小伙。5年过去了,现实证明美国社会的芸芸众生并没有好莱坞的电影工作者们想象的开放和激进。安东尼·麦凯扮演“猎鹰”时,是人气很高的配角,与其质疑这位优秀的演员不具备主角光环和巨星气场,倒不如说,好莱坞标榜的族裔平等和民间的种族刻板印象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沟壑,《美国队长4》不但没有弥合不同群体之间的认知偏差,反而凸显了电影主创和真实市场的割裂。当安东尼·麦凯在拍摄期间说出:“美国队长”不应该被“美国”这个定语所限制,他的善良、正直和强烈的尊严感,是能引起全世界人们共情的美德。这段话让他在英语世界的社交网络遭到大面积的抵制,尤其美国互联网上出现这样的言论:我们不需要一个作为世界公民的美国队长。

《美国队长4》的结局“大胆”得让人诧异,其实,这是影片延期上映导致的阴差阳错的戏剧效应,电影原计划的公映时间是去年的暑期档。哈里森·福特和导演、编剧以及漫威制片方严词声明“这是架空了现实的超级英雄电影”,但《美国队长4》已经被现实缠绕得太深,华盛顿特区的樱花树下,“红巨人”总统折断了黑人美国队长一飞冲天的翅膀,当超级英雄和超英电影都被现实绊住,哪有“勇敢新世界”?

来源:文汇报